



老子翼注

□ 13  
1400  
1





門  
號  
卷  
1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  
至以爲譚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  
之言夫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  
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  
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誄也即無  
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





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  
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  
柔非即爲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  
外於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  
求之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  
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  
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

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弃之不  
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  
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  
無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  
也其名爲輓斷有之無者是即有  
以證無者也其學爲歸根苟物之  
各歸其根也即芸芸竝作而卒不



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  
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  
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  
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即無  
審知有之即無也則爲無爲事無  
事而爲與事舉不得以礙之矣斯  
又何絕棄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

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  
食無異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  
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  
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  
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  
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  
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二十季



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  
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輒去於  
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痾偃  
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嘆曰鄉  
也未嘗不泚意識而或思滅識以  
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  
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

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非  
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  
意見寂無影響而余夾幸為無事  
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  
舉呂相訊余以近寤疏之德孚未  
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為之解因取  
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之



老子翼 序 四  
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  
道離經之語雖徃徃有之而合者  
爲不少矣吟言迴環繼以太息嗟  
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盡容成子  
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黃帝書  
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  
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

皆已出也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  
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  
第取荇人所疏手自排綴爲一編  
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久方解陰  
符未竟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  
者今姑敘之藏於家  
峕



萬曆丁亥冬仲焦竑弱族書



老子翼序

夫老子所貴道無為故其著書稱微  
妙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  
故創為異說以滋天下之感必使人  
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甚  
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  
其初果有乎誠無之也探造化之根  
源發玄微之妙旨致虛守靜自有而



無乃可長生久視耳至若雄雌白黑  
剛柔取與迺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  
無為之妙也詎淺又未深于道者所  
能測哉嘗攷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  
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為  
者蓋有自焉而非故為異說者也迨  
後世宗老氏者出群起而異之則各  
持所見喜為高論老氏之書不為天

下裂乎吾友焦弱侯氏深嗜其言而  
洞析微旨于是窮搜博採取其足以  
究玄言明至道者萃以成編命曰老  
子翼蓋可羽翼道德者乎余因而命  
工梓之叙其所自得者附云  
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老子翼目錄

老子翼

采摭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 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輔嗣注

鳩摩羅什註

肇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註  
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  
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註

唐相

李約註

唐兵部郎勉子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

溫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符庚辰造

陸師農註

宋中大夫  
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无咎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

李息齋註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一解藏本

强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本來子紹興間造

程泰之註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宋學士

時雍全詳

龍興觀碑次解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 至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 道德經

黃茂材註 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虜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 玉蟾

劉師立節解 真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潭大德間樞密院編修

吳幼清註 激

林志堅註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原旨 當奎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丞集解

蕙、亳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祭酒禮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億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載贛溫陵人姚安六年所著有李氏春秋老子解莊子內篇解心經

綱提

焦氏筆乘

余舊讀書目所劄記間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老子翼卷之一

上篇

北海焦 竑弱族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夫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恆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  
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微竅通物所  
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邊有小  
路曰微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



以無名有名為讀或以無與有為讀然老子又曰道  
 常無名始制有名是以無與有為讀乎常無欲以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有常無常有為讀者有無  
 欲有欲為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  
 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  
 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為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  
 也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  
 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  
 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  
 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  
 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  
 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  
 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必  
 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  
 將以示天下迨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  
 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

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  
 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  
 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  
 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  
 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  
 可道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  
 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為天  
 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  
 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  
 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  
 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  
 於微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微  
 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  
 為有有復而為無味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  
 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  
 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道有玄之心



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  
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  
各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  
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  
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  
去不殆不去是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  
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  
有無名有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  
有無一而未自有形也既謂之無則雖未有形且  
矣名爲一而名之者爲二二與一爲三萬物紛紛  
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  
見也故惟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  
無疵于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于小矣方其  
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于此觀其微故曰萬物皆

住歸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惟小所以見其妙

六所以見其微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願其名異而已

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

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

之玄玄之玄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

何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

固妙矣然玄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

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

之與名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

妙出于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李息齋註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

所謂道則无始无終天地有終而此道无終是謂

常之爲道不可行而至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

所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示始有天地而真常

之理已具于无名之初故曰名爲天地之始及天地

既判高下之名生万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

舟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入于有无之間故妙者



大道也無也微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大而歸于無吾欲知其微則與微同出而遊于有妙即微即即此有即空即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玄不徂此也至玄之玄即能使衆微之間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于

**筆乘**

微妙有無之間無揀擇而皆妙也  
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極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成者德之微皆指其極而言蓋無之為無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執以為有然有欲必有及及其極而無所更往必復歸于無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雖然老子亦不得已為未悟者言耳矣非舍有以求也苟其舍有以求無則是外更有無安得為無當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滅色以色即空不損事以為空事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無常有哉噫安得而知  
論此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傾不平也生成形傾和隨皆以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如上

音符

**陸希聲註**

大人之所謂美惡皆生于情以適情為美必美所惡者未精必惡所善者未必善亦然所美者未必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情外感于物是以好惡相參美惡无主將何以正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



于性故聖人化而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死之相  
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  
者以精化性則在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  
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  
聲音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  
相隨也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  
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固已善  
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固可信不信者吾  
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弃物教无弃人使在物无  
惡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  
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无名則無為  
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  
性若无使然者如天地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如百  
工之為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  
夫推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蘇註**

天下以形名言善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者先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

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  
元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于我者  
而為無為之之心當教而言无言之之意夫是以  
出而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  
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万物為我作而我无所辭我  
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  
居也此則无為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為美且善  
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  
賤之憂居于富貴而无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  
不居彼尚何從去

**呂註**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善與  
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  
乎道矣自出于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  
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  
下之物生于有生于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  
作于易而難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

老子真

卷之二

五



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鳧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為往來與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于無為以常名行教而教出于不言事出於無為則終日為而未嘗為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無往不妙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生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為與為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為不為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已

無居夫將安法哉

陸農師註

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善至于無善者天下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皆知美之為美真善散斯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故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于真善混于真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為徒與造化為友者矣若然者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吾何容心哉

王无咎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于為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



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然後成此其序也

**息齋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微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為美孰為惡孰為善孰為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不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于物之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之與之作作而不與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

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于未而居于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

**吳勿清註**

五者皆言其偶獨聲音不言者蓋止曰關則其有關翕清濁之相偶自知故止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為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為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為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為美為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此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夫音符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

聖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註**尚賢則民取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

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堵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奔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盜賊惘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術可欲以二不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入不以二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雖然無欲雖有智共無所用巧矣即因三者

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呂註**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心焉故雖廢天下之齊因在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

下之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于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于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為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不尚賢者非遺于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取也內不以存諸心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庸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為無為而無不治也



**李宏甫註** 爭盜之原聖人啓之也故上者爭善其次  
 志亂矣惡能治乎太上於此豈真有所以治之哉亦曰  
 不見有可欲而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  
 不見有可欲而可尚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  
 之所以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取為恃亂爭盜之  
 事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  
 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仁  
 義禮樂導之法制禁令設為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  
 祭之事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  
 是猶汎濫濫天而徐以丁事障之也胡可得歟太上  
 則不然常使混沌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  
 明知識者由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  
 無為矣夫無為由于無欲由于無知夫一人何  
 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固自謂未嘗有知  
 也固不見有可以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欲之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性其統攝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

帝之先冲本作虛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

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蘇註**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  
 方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  
 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  
 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  
 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  
 也如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弃萬物  
 也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其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  
 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  
 之者矣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暎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足盈者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於帝以始帝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註**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為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為也未嘗有良而不為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任而不任于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弁註**

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宏甫註**

夫沖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沖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于世同塵以諧于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







言無言則為無為可知也發于聲而為言見于事而為為或言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于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空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于不言矣言出于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為發也

**王純甫註**

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橐籥喻聖人存神戒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多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為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于芻狗

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自史遷已然况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谷神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

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射或隨語生解既付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註**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

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



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

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斃矣

**呂註** 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

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

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

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

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歿不歿

則不生不生者能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

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之生天

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亡邪

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邪則惡觀其存哉若存而

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

容心胎合而已

何勤之有哉

**杜道堅註**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老子而言黃

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

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

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

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

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

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

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高

之月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

物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

而先入外其身而利人處於眾人之表故能先且存

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下

物耳聖人亦下人耳何以太過之哉雖然彼其

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註** 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于

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于時故



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  
之不歿不滅則不生不生者能生天地之所以能  
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  
已矣然則聖人豈以其身爲累哉綏于不得已而  
物莫之能害故曰後其身而身先立於無何有而物  
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  
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  
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令  
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耳謂其養  
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  
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  
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  
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歿而求長生者豈不  
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  
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

外于道而求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  
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施地  
未嘗息其生走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  
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  
天地同流故于此身無可愛者心之運知無不爲  
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以非身爲身故天下  
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死其身而身  
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  
成人之私物得其私  
我得其得是謂兩得一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  
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  
治去聲夫音符九過也



**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而既已麗于形則于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道幾于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蛭植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

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真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為川谷其委為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于不爭而以居善地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

**吳註** 物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地故幾于有道者之善也彼眾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眾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于處下有似于水故以無尤之者尤謂怨咎眾人所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註**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水不爭者又未必能澤于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處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蘇註** 道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丈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此不可必持也

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向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月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月中則移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呂註** 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元澤註** 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爲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于度量精銳者利千入物自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



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為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于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宵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師立**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

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息齋註**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為善也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為得也知盈而持

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不能驕物先喪己心是為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況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管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任著也訓營為魂為衛為止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彼離而一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滌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天門以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也長上聲

宰制也

卷之二



蘇註 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心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虛火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也

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干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儆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雖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呂註 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為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



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為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有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也雖已為入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為如其生之始化則能無離矣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此則雖愛國治民不以事累其心而能無為矣內之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為則天門開闔常在干我而能為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于無知則真知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為天也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于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

見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為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為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為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為然猶為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為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敢以為有為而不恃以為功長而不自以為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宏甫註**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庶乎知神之為矣營營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等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為抱一矣瑕疵未格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雷闕滌除玄覽而不能無疵則可為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為之而不能以無為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



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二之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生也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當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于不知神之所謂為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為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盡之矣

筆乘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陽曰魂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為魄如水凝則為冰冰則為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營日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

為無滌情歸性眾人離之而為二我獨抱之而為一入道之要孰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聞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眾人謂疵則學若扭之為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竟為礙以解為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條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乾斷為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于生之畜之為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為也為雌也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



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已無君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寶其說亦甚明矣細老子者猶謂其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可致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日，轂也者所以為利轉也當

平聲埏始然反埴而力反考功記曰埏和埴也

**蘇註** 竭知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

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

**呂註**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

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矣至于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為利而無之為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為用而無有之為利則所謂用者亦寓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有物也所以為無之用出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為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出德也

**吳註** 輻輪之輳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為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非轂鎗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也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藏也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



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

**薛君采** 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無之為用則皆忽而不察

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收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令並平聲爽平聲差也行去

空與聲相空與聾音何異為腹猶易良其皆之意不為目猶陰符機在目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目視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蘇註**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為性而未

有物也至失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

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

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不馳騁

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

目日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

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呂註** 目之所以為目者色也而非色也屬乎五也則

失其所以為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為耳則

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為耳而無

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為口者味而非味也屬乎五

味則失其所以為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

之者心之所以為心者靜而聖也逐乎外則固念而發狂

事莫不然然而馳騁田獵為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無欲之  
虛靜也

**息齋註**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聲  
齋者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于內  
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為聽為嘗為知若視不  
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  
于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于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  
奪于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  
曷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為目聞不以聲聞  
聞為耳嘗不以味嘗嘗為口知不以心知知為心是  
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需易足  
以無情非知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  
于外腹止于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註**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為實腹而  
養已不為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  
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  
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為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

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然目必  
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  
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然  
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  
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  
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  
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

**託天下**

**蘇註**

如貴大患

為吾之為去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  
身若大患倒而言之古語類如此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  
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



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  
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  
于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  
驚不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  
而已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  
不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  
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  
不能加於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  
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  
疾而惟身之變攻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擲之于外未  
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  
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  
累矣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  
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  
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  
能患之矣

呂註

寵者畜于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  
既得之則驚失之則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  
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  
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故吉亦我  
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  
患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為心言驚則知身  
之為累也無心則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  
累則無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  
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巍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  
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  
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  
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罹患則危其身矣非  
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  
貴如舜者乃直可  
以寄託天下者也

元澤註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  
為患大矣譬人有身而珍之則寒暑疾痛萬



緒皆作豈非大患乎淮南子有曰堯非有久非有  
于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于人唯聖人能  
二者萬物與我為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  
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為己故形之所遭觸途  
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  
生故因堯黃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  
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謂誠忘亦明此意而孔子  
毋我理與是同學期于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弃而  
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  
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為齊世也亦何患  
之有其于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堯乘**

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  
則寵為下矣寵為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歎驚  
者觸于物而無著者也過則虛矣貴重地謂難之也  
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此  
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  
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

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  
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  
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寄借以  
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  
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  
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  
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夫王子搜搜惡為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曠其下不  
味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純搏音團執也

古曉反明也

**李約註**

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微細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況于三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熒無下故不味縮縮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于無故曰縮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各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不見其後無去日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羣有無不理矣

**蘇註**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

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焉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曰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不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熒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熒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縮縮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呂註**

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者無有也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聲也曰希而已搏者無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成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羶能



香不可名之以無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則曠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聽也搏也混而為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為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燬其下非土也故不味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于無物而已雖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恍則不燬不味則疑于無物也而非無物也恍則不味不味則疑于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而不允其首其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者非異于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紀者道純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執

之以為德矣  
執德之謂紀

**元澤註**

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昭然為矣推而上之至于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李榮註**

三者各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不是一三是一不成一三是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息齋註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可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為色形器之所圍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為一雖寄于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燬雖



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味未嘗須臾  
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雖歸于  
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  
惚恍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  
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  
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  
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  
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水  
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  
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強其文反豫猶皆獸名  
豫象屬也據右謂太為

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  
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莊貌渙散也木未斲曰樸曠空  
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惟自持也儼若客不敢  
僭也水將釋如恐陷也渙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  
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為之容  
也能敝不新成邵弁曰能敝能不新能成也不盈則  
若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  
也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  
也

**蘇註** 粗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  
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  
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  
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  
客無所不敬未嘗惰也若水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  
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  
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  
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

老子真義 卷之一 二十七



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不敝者也夫唯不盈故其敝不待新成而自去

呂註

古之善為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為士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聞之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阿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唯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為之容而已豫若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非物將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為主也渙若水行釋方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但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所不出矣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而欲當則緣于不得已平氣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于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冲冲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于虛也累于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不壞則不新不成矣

元澤註

士者異于此矣故稱古之善為士者豫者先事而戒之謂至人無心于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遂巡若不得已也莊子曰不從事于務可以無戒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故常如畏鄰敝行而不縱也儼若客不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也人生之始同于大空凝為我體如水有冰故為道有冰解凍釋



者事至于此其容已不滯于一體渙然將釋矣竊嘗  
原之人性如水為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  
本而已矣材未為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水釋之  
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于人偽故若樸也性全  
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  
水性本清而濁者混于物至人不自潔于物故渾然  
若濁者也澄性與澄水同加功則動而弥濁唯靜以  
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  
靜之徐清歸于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  
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  
為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  
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  
妙之文同不盈之盈乃太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  
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  
則有餘來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  
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  
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于新  
敗生于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

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  
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于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死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  
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  
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為  
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為衆父父故曰天  
**蘇註**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  
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  
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  
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  
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知矣萬物皆作于性



皆復于性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在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于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其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

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此矣

**呂註**

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于萬物也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共共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共共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共共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之而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共共各歸其根而不

知而莫足捶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

曰復命道至于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

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



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焉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為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為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為一而無私焉。大也，大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至。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為道，而至于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沒身不殆。久而至于沒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筆乘**

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為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虛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夫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為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

作謂之真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能容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久，可以不死，特其餘事耳。

老子翼卷之一終



